

四乡贤往事



故居的「八角殿」。  
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王弘海



四地名变迁



## 海口有条“三亚街”

■ 石梁平

癸卯年春，海口骑楼老街游人打卡“火爆”，游客们的好奇眼光被市井生活牵引着，从水巷口闯入振东街，再到“三角庭”，平日里少有人光顾和鲜为人知的“三亚街”，也热闹了起来。

此海口“三亚街”与彼“三亚市”一南一北，论渊源，应是巧合。考证发端，作为海口地名的“三亚”古已有之，位于海口古渡口所在的一隅，演变脉络清晰。

“三亚街”分上、下两段，以一座古庙为界，故称“上下街”，长约一里多。乾隆四十二年立于此间庙中的《芳流奕祀》石碑有载：“所城东通津坊，前名迈本，近称三亚，属海口一图。”

隶属于“海南卫”的“海口所城”始建于明初，至立碑的乾隆时期，约有400年。“通津坊”在城东，查看明末舆图可知，当时除府城和海口所城外，地名多用俚语标注，“迈本”应为俚语，今称“临高语”，应是当年较普遍使用的语言，也是先来为主的迁徙者的生活印迹之一。旧时琼北地区分“讲黎（俚）”“讲客”的区域或人群，“讲黎（俚）”即操临高语之意，“讲客”意为讲海南闽语，相对于前者，“讲客”的人是后来为客，移民到来的先后顺序不言而喻。



描绘旧日三亚街周边景色的画作《家乡老宅屋》。 郑志雄 绘

200年前清代碑刻记录的“前名迈本，近称三亚”，也是居民结构变迁的一个实证。而“通津坊”一名，直到民国时期还常有人提起，如今市民耳闻口传的只有“三亚”。

因何得名“三亚”？笔者查找资料及走访当地长者后，基本理清了由来，主要说法有二。

一是因为旧时海口所城的北边和东边有二水环绕，交叉于此，即今美舍河口（俚语之名）与海甸溪交汇，形如“丫”字，为所城东的古渡口，由此可通往府城官衙前及各津渡；二是因为振东街自所城东门发展而形成“闸门”旧地和水巷口，振东街与东门塘边的“塘边路”交会于今三亚街首，形成一个三角庭地带，呈“丫”形，“丫”与“亚”谐音，故此街被文字记录时，便用“亚”代替“丫”。

水路与陆路的地形、地貌，都为“三亚”地名的由来，提供有说服力的依据。

过去，三亚街一条石板路贯穿三角庭至白沙坡（今和平桥南边），再向东通往新埠岛对岸水边，进城必经此唯一通道。

三亚街两边老宅林立，街尾濒临古渡口，几十年前，市民在此乘船，向北渡过海甸溪，可到对岸的海甸岛过港村康公庙；往东过一小桥，可通和平南路末端。

三亚街上的郑宅很引人注目，三进院落，是海口画家郑志聪祖上买下的，而今五世同堂，过年时，临街门前张灯结彩，让三亚街有了厚重的年味。

三亚街未曾老去，或许它可与骑楼老街一道，将来为椰城海口增添韵味。

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明代嘉靖三十六年(1557年)秋季某日，临高知县杨址带着数百名儒生坐船渡海，赶往雷州，准备参加一年一度的岁试，不料船至中流遇到狂风巨浪，船上人员连同县令在内全部葬身琼州海峡。

此事后来经一位海南人上报万历皇帝后，朝野上下一片哗然；此后，经朝廷批准，琼州学子不必再渡海北上考试，而是就在岛内的府城应试。上呈奏疏的人名叫王弘海，明代进士，曾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定安县雷鸣镇龙梅村人。这就是熟悉海南文史的人津津乐道的“奏考回琼”的历史故事。

王弘海心系家乡海南，为海南的文化教育殚精竭虑，出谋出力，除了“奏考回琼”，还有很多实事。



新编定安龙梅《王氏族谱》里的王弘海画像。

# 弘文兴学 海人不倦

■ 本报记者 陈耿

『奏考回琼』造福琼州学子

所谓“奏考回琼”，是海南民间的一种说法，查阅王弘海的主要诗文集《天池草》可知，万历四年(1576年)，鉴于管辖海南儒生的“督学”设在广东雷州，每年渡海赶考的琼州学子数千人，远涉鲸波，十分不便，当时在翰林院任“检讨”的王弘海特向皇帝上了《拟改海南兵备道兼提学道疏》。

疏中写到了海南儒生赶考之苦：“贫寒士子，担簦之苦已不待言。乃其渡海，率皆赁航贾舶，帆樯不饰，楼橹不坚，卒遇风涛，全舟而没者，往往有之。”更甚的是，“迺来加以海寇出没，岁无宁时。每大比年，扬扬海上，儒生半渡，尽被其掳，贫者陨首而亡，富者倾家而取赎。其幸无事者，皆出一生于万死耳。言之可为痛心。”

然而，对于海南学子的这些困难，“督学宪臣”大多毫不知情，只顾限期开考，儒生们为了按时赴考，常常不顾一切冒险渡海，以致“所伤甚多”。临高知县杨址等人葬身海峡之事便是其中一例。

纵观全文，王弘海的这篇奏疏不足千字，但绝大多数的文字都用来叙述海南儒生历年赶考所遭受的艰难险阻，语气平和，但情意恳切，读来让人动容。

所幸王弘海的拳拳之心打动了万历皇帝朱翊钧，自此海南学子得以就地参加岁试或科试，竞争监生或贡生的功名。海南大学周伟民教授认为，王弘海一生当中做了很多有益于家乡海南的事，“奏考回琼”之举，对发展海南的教育事业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；而建议朝廷将海南原有专管分巡分守军事的监察区职能，改为兼管教育考试的提学职能，岁试和科试不必渡海到雷州应试(选拔举人的乡试仍需到省城广州)，王弘海还是第一人。

当时的琼州百姓为了纪念王弘海“奏考回琼”的业绩，在他生前便于定安县城为他修建了一座生祠，该祠的旧址在今定安县卫生院，20世纪60年代才被拆除。



王弘海故乡龙梅村的双面石碑坊——“解元坊”(背面为“太史坊”三字)，明代万历二年所立。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海南日报记者 陈耿 摄

十三次向皇帝辞官还乡

王弘海，字绍传，号忠铭，因此人称“忠铭先生”。然而，这样一位晚明的风流人物，清朝编修的《明史》中并没有他的传略，倒是一部叫作《列卿记》(作者为雷礼)的书里简单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。

王弘海于嘉靖二十一年(1542年)出生在定安，幼时聪颖过人，5岁时便入私塾读书，相传他9岁就参加童子试，过目成诵，遍通经史。嘉靖四十年(1561年)，年仅19岁的王弘海便考取乡试第一名——“解元”，如今在定安县城古城墙西侧有座“解元”坊，正是当年官方为旌表他而修建的。

乡试之后，王弘海于次年春天赴金陵(即南京)参加会试，不料父亲王允升病重，他闻讯只得回乡照顾父亲。父亲去世后，王弘海在家守孝3年；嘉靖四十四年(1565年)，他考中进士，时年23岁。

在王弘海故居左前方，有一座高大庄严的双面石碑坊——“解元坊”和“太史坊”，是后世官员为王弘海所立，牌坊的石柱上刻有一副行书对联，上联为“石柱擎天秀毓南溟开五指”，下联是“瑶台贯斗光摇北极应三台”，相传为王弘海的门生、明代著名书法家董其昌的笔迹。

王弘海刚正不阿，不畏权贵。就在王弘海初入仕途的时候，他所景仰的同乡海瑞因直谏拂逆嘉靖皇帝而下狱，王弘海不怕受牵连，每天早晚都去死牢探监，用药调护受过“廷杖”之刑的海瑞。1587年，海瑞在南京病故后，王弘海率先撰写《海忠介公传》，对海瑞的为人极其赞赏和敬仰。

据明代区大伦撰写的《赠太子少保南京礼部尚书忠铭王先生传》记载，当时的首辅大臣(相当于宰相)张居正十分专权，王弘海便写了《火树篇》和《春雪歌》来讽刺他，遭到张居正的打击和压制达14年之久，直到万历十年(1582年)，他才得以重返政坛，并先后担任南京国子监祭酒、南京吏部侍郎、礼部右侍郎等职。万历十七年(1589年)，王弘海官至南京礼部尚书，走到他的政治巅峰期。

从政时，忠君、爱国、恤民的王弘海多次上书万历皇帝，如《请建储公疏》《请朝讲公疏》《请召对豫教疏》《慎重诏令疏》《礼部题禁风俗奢靡事宜》等奏疏。当时人称，王弘海能恪守臣节，正气凛然有古时大臣的风骨。

据《忠铭公年谱》记述，大约在万历二十九年(1601年)或稍后，花甲之年的王弘海曾先后13次上书告病还乡，方才得到万历皇帝的“恩准”。

养。友人送他一对鸳鸯，他爱不释手，仍忍痛割爱，放归自然。苏轼还借鸟自喻，在给弟弟苏辙的《涪州得山胡次子由韵》中写道：“终日锁筠笼，回头异翠茸。谁知声嗷嗷，亦自意重重。夜宿烟生浦，朝鸣日上峰。故巢安足恋，鹰隼岂能容。”

诗人热爱自然、珍爱生命、向往自由的情感和愿望，往往借鸟的形象在诗中鲜明地展现出来。如唐代诗人白居易的《鸟》：“谁道群生性命微，一般骨肉一般皮。劝君莫打枝头鸟，子在巢中望母归。”又如宋代诗人欧阳修的《画眉鸟》：“百啭千声随意移，山花红紫树高低。始知锁向金笼听，不及林间自在啼。”

诗人笔下的咏鸟诗，把读者带进鸟的天堂，观赏鸟儿世界，聆听一首首动人乐曲，让人在优美的自然环境中陶冶情操，在鸟鸣声中忘掉一切烦恼，享受无穷乐趣。



宋徽宗的《腊梅山禽》图。

资料图

四诗情画意



## 古人笔下的咏鸟诗

■ 程道炳

春天来了，百花盛开，百鸟齐鸣。鸟是人类的朋友，古往今来，诗人们写下了无数咏鸟佳作，流传于世。

我国第一部诗集《诗经》中的开篇《关雎》，就是从鸟写起的：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诗以鸟鸣起兴，引出君子对淑女的爱慕，开创诗歌赋比兴手法的先河。国人有爱鸟的传统风俗，爱鸟之风盛行，咏鸟诗在《诗经》中开篇，可谓历史悠久。

唐代诗人杜牧一生爱鸟，写出“鸟去鸟来山色里，人歌人哭水声中”“尽日无人看微雨，鸳鸯相对浴红衣”等诗句。

“诗仙”李白爱鸟，养鸟，则有几十首咏鸟佳作，其中有“半壁见海日，空中闻天鸡”“众鸟高飞尽，孤云独去闲”“密叶隐歌鸟，香风留美人”等诗句，大气磅礴，又朗朗上口。

“诗圣”杜甫也爱鸟如命，他不

但养鸟，而且善于观察鸟，也留下不少咏鸟诗。他喜欢的鸟儿有数十种，其中最喜欢鸬鹚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。他在诗中这样写道：“门外鸬鹚久不来，沙头忽见眼相猜。自今以后知人意，一日忽来一百回。”

宋代诗人陆游以鸟语入诗，其力作《鸟啼》，把鸟鸣之声描述得生动有趣，引人入胜，且有悲天悯人的情怀：“野人无历日，鸟啼知四时。二月闻黄鹂，幼妇悯蚕饥。四月鸣布谷，家家蚕上簇。五月鸣鸦舅，苗稚忧草茂。人言农家苦，望晴复望雨。乐处谁得知？生不识官府。葛衫麦饭有即休，湖桥小市酒如油。夜夜扶归常烂醉，不怕行逢漏陵尉。”

古代诗人不但爱鸟，观鸟，养鸟，写鸟，还护鸟。

北宋诗人苏东坡自幼爱鸟，他不但看到小鸟不捉，反而投食喂